

潘之恒《黄海》之存佚

刘 尚 恒

在黄山历史文献中,明代潘之恒的《黄海》是一部承上启下的重头著述,同时也是一部久为人们疑窦丛生的著述。

潘之恒(1556—1621)字景升,号冰华生、天都逸史,歙县岩镇人。少年时以才隽为里中汪道昆荐入“白榆社”,由是知名于世。游吴越、江楚、燕赵等地,工诗古文,善度曲,结交天下名士,入王世贞、李维桢之门。王世贞称他诸曲“能以齐乐府之调而入建安之门,近体要以不下大历”^①。晚年尤属意黄山,创黄海之名,结天都盟社,建蒹葭馆、有岂堂,招来各地游黄山之旅客,款待有加,相互诗文酬答,甚至亲自陪同游山,所以他名震大江南北,远播于韵士学人之口,成为建设和开发黄山景区的重要历史人物。

潘之恒一生著述颇富,见于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的有:《新安山水志》十卷、《黄海》二十九卷、《亘史抄》九十一卷;见于清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的除上述三种外(其中《黄海》作《黄海纪游》,未记卷数,显据残本著录),另有《啸鸾集》(该书包括《蒹葭馆集》、《冶城集》、《黍谷集》、《涉江集》、《东游集》、《金昌(阆)集》)、《三吴杂志》;见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的为:《黄海》六十卷、《名山注》无卷数、《亘史抄》无卷数、《涉江诗选》七卷;蒋元卿先生《皖人书录》著录除上述诸家之外,另有《菌谱》、《六博图》、《剧品》、《后艳品》、《续艳品》、《续叶子谱》、《秦淮剧品》、《曲艳品》、《曲中志》、《金陵妓

品》、《半塘小志》，这些大都是收在《续说郛》、《广百川学海》丛书中的零星短篇。其中应视为他的代表作，且具史料价值的著述，当属他辑印的《黄海》一书。

《黄海》一书，各家书目均有著录，却众说纷纭，扑朔迷离。《明史·艺文志》作二十九卷，《千顷堂书目》记书名作《黄海纪游》，且未记卷数，《四库采进书目》作五十八卷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作六十卷，今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及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均作不分卷，至于其他书目相互出入者尚且不论。

据笔者所知，《黄海》一书大陆范围内只有三家收藏，且三家均为残本，只是残缺不等而已，兹将三家收藏情况分述如下：

一、国家图书馆(原北京图书馆)藏本

八册，十行二十字，小字双行，左右双边。今已影印入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史部第229、230册。

书前有李维桢序，云：“友人潘景升，因其乡黄山作《黄海》，搜葺黄帝事略尽矣。可以博古，可以穷理，可以反经，可以解惑，是帝之功臣也。卷帙浩繁，缮写剗削，非韦布一夫所可办。敬告四方同志，通力合作，用补坟索之遗，为艺林增一盛事。”序文为歙县丰干程登仕所书。序之主旨在于号召募捐刻书，故闵麟嗣《黄海志定本》卷三录入此序时，迳题《募刻黄海序》。

该书正文卷端下题：“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辑”，而参与校订的有李维桢、罗之鼎、顾起元、罗大冠、韩敬、潘膺祉、吴公治、沈淮、黄鼎象、孙容、吴周先、张师绎、乔璧、王在晋、黄居中、黄汝亨、冯时可、张汝霖、范绍序、闵梦得、程鸣凤、汤宾尹、汪茂光、程开祜、鲍玄度、谢兆申、汪犹龙、潘令谟、张铨、李长庚、潘允宜、潘膺爵、潘膺禄、丁惟曜、赵宦光、方士翊、黄克谦、毕懋康、杨万里、吴琨、吴守正、朱之儒、鲍正元、吴敬德、方士适、汪承启、吴文龙、吴之宏、汪茂奇等五十余人，多为一时文学名士。

该书内容分作五部分：(一)纪初。有标卷一至五(其中卷二析

有“卷二中”),另有两卷卷端为墨钉,未标卷第。(二)纪藏。有标卷一至三,另有三卷卷端为墨钉,未标卷第。(三)纪迹。有标卷一至五、十一至十三、十七至二十一、二十四至二十八(其中卷二十五两标)。(四)纪游。有标卷一至三、五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(残),另有两卷卷端为墨钉,未标卷第。(五)纪异。有标卷一至八。可见国图藏本是个残本,实存该书卷数至少为八十二卷。

二、天津馆藏本

八册,十行二十字,小字双行同,左右双边,行款悉如国图藏本。卷端题:“黄海商部之二函,黄帝内经素问”,大题在下,题“黄海藏本”,卷端下署“天都外史潘之恒景升定”,参与校订的有李维楨、李若讷、崔湄、祝可仕、杨成乔、胡永顺、吴用先、林枝桥、钟斗、倪伯麒、曹履吉、马之骏、高出、汤宾尹、罗万钟、杨行恕、阴有澜、罗万爵、梁廷栋、谢云标、谢承文、唐协极等二十余人,也皆为一时名士。目录标“纪藏二之四十一卷至六十四卷”,相应标《黄帝内经素问》卷一至二十四。目录末附潘之恒跋语署“万历庚申(四十八年、1620)秋日识”。有“咸熙堂”白方、“欧印羽翔”朱方、“儒医世业”朱方诸篆印。

该书前有大唐宝应元年(762)启玄子王冰《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》、宋高保衡、林亿等《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》,说明此是翻印的宋刻本。又前附李若讷、马之骏、林枝桥、曹履吉、祝可仕五人《题词》,均涉及潘纂《黄海》一书情况,十分珍贵,兹照录如下:

李若讷(鸡肋居士)题词:

新安之有黄山,犹其有潘景升也,得景升而黄山遂有《黄海》。世传黄帝为仙人鼻祖。其与容成领略此山者,惝恍乎靡所迹觅,而《黄海》一书,乃不胜迹也。非景升亦不能迹。噫,山之谓海,如蓬莱、方丈、嵯峨大海中其最标著者而隶于仙,则黄山以仙,黄海以仙乎?景升才情学韞,今无人,古且无人。又胸中眉宇不带纤毫尘坌,拟其品然仙流,而又生于黄山下,丹鼎火候,

纯湛道举，不须拔龙髯者，故黄可以山遇，亦可以海遇。其书自纪初至纪异，且无不纪山灵海，若左拍右挹，殆不似人间语，抑不似人间事！景升固仙以印仙乎？耳食者知黄为帝而不知黄为仙，如帝逾仙，祖龙弱水，苦于无翼，即以此论，则景升《黄海》非笔研毫楮窥其传真，余得比于海月，以备挂席之招也，幸甚。

马之骏(新野沔庵居士)题词云：

潘景升先生编《黄海》五纪数百卷，所收黄帝事迹文章略尽。内《素问》廿四卷，又得旧家宋本，雠校缮写，咸极工雅，将谋诸同志先成之，□字家鼻祖于《黄帝素问》一书，关切性命，其章句奇奥渊曲，人皆习而不知。今计梨枣费卷才三四钗，不过有费者雁鹜余粮耳。使作雅事观，则莫先于博古，作俗事观，则莫亲于为身，辍一人雁鹜之余粮，而可以博古，可以为身，可以宿名，其法最饶而捷，诸君试自图之，不必为景升起见也。

林枝桥(鹤林居士)题词云：

景升先生编《黄海》，海轩辕迭迹，又编《素问》。《黄海》浩而博，《素问》简而奥。孟子曰：“观于海者难为水。”余亦曰：“游于《素问》者难为言。”剡氏之役，故应先之人，苟有味乎《素问》之旨，即不然而观其文章色韵，非三代而下，物俗伧悍，情不知从何而尽，况有心博古者。

曹履吉(渔山子)题词云：

不黄以山而黄以海，惟黄山为山之海，惟黄帝为黄山之海，惟《素问》为黄帝之海。巨史之言曰：“吾编《黄海》性命赴焉。为书五百卷不成刻，无问《素问》矣。”新野之言曰：“吾读《素问》，性命存焉，为书廿四卷不先刻，无问《黄海》矣。”渔山子曰：今且有算于此，可以不论。登黄山而有黄海，犹之登黄山可以不论；篋黄海而有《素问》，犹之篋黄海可以不论；全镌《素问》，而第慨助几钗，犹之全镌《素问》，此即所谓生知之藏谋，而宝应、嘉祐诸臣，功无此巨，是语可动，请以补岐黄怪疾一种医药。

祝可仕(介园居士)题词云：

黄海之义何昉？说者化帝而仙，汇山为海，琳琳琅琅，非不参错如绣，而隶海于黄，则余心实未了了。景升曰：“山巅一区，空阔类海，旧有海子称。”故景升取以冠黄帝全书，而黄海名始著寓内，探奇蹶险及风想卧游者，遂若知有海不知有山，然则黄其人身之骨干，海其血恤，而《素问》之于黄海，尤其切近而精实者，不独与岐伯质证之文已。《黄海》约五纪，《素问》为纪藏，独赍凡二十有四卷。景升往来金陵、姑宣间，几八月，辄一一付诸杀青，且成缮本矣。举其难而易，可知景升实一片有心，非斤斤博物君子也。余幸与虑始，今聿观其成，不觉为景升志喜，漫缀数语于诸子后。

按，据此书卷端所题，可推知《黄海》一书计划以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为分帙，与“五纪”相应，每纪一函至数函不等。

三、黄山风景管理处藏本(此承《黄山志》编委会办公室程亚星女士告之并复印有关资料)

三册，行款与国图及津图藏本同。前有李一氓先生题记，言及《黄海》一书及藏本之由来：

《黄海》，明潘之恒辑，万历刻本，存卷纪迹、纪游、纪异，残帙也。潘辑此书时野心过大，故收罗甚滥，以黄山而牵连黄帝，致包括《内经·素问》，且摘录《列子》、《庄子》等。不知此与黄山黄海之峰林泉石，有何关涉？杂凑成篇，反使体例纷乱，其结果自己亦将无法收拾矣。《黄海》卷数，不详。僧弘眉《黄山志》称其为“若干卷”；《黄山志叙》又称其“列纪迹、纪游、纪异三科，约五百余叶，惜其板废失滋久”。数年前在京曾见有《黄海》本《素问》，《郎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卷八亦加著录；且原书纪迹曰“三”、纪游曰“四”、纪异曰“五”，必尚有“一”者、“二”者，或“六”者，必不只“三科”也。意盖随辑随刻，现卷数、叶口题目、参校人名、板片诸仍原本，未见刻清；叶数依篇作计，不统全册；皆可以为证。《黄山志定本》，

闵麟嗣所辑，载有李维桢“募刻黄海序”（别有毕懋康“黄海序”），是剗厠之资亦有所不继，恐终潘之世，迄未竣工，故闵氏有“山志竟无成书”之说也。

本年夏游黄山回京后，已为管理处觅致程弘志辑《黄山志》康熙本，僧弘眉辑《黄山志》后印本，今复得潘辑《黄海》，诸本均极稀见。此虽残帙，但为有关黄山文献之名著，《图经》而后，即数此书矣。兹特在京重加整装，编目补蚀，订为三册，寄递黄山，不仅为山灵生色，亦落叶归根之意也。一九五七年国庆后一日成都李一氓记。下钤“击楫词翰”朱方篆印。

读题记，于李一氓先生关爱民族文献的精神感人至深。他为黄山管理处觅得两种康熙志，今均已属难得的

珍善本，明刻《黄海》虽为残帙，却是“有关黄山文献之名著”，李先

竟無成書之說也。今年夏游黄山回京後，已為管理處覓致
程弘志輯黃山志康熙本，僧弘眉輯黃山志後印本，今復得
輯黃海，諸本均極稀見。此雖殘帙，但為有關黃山文獻之
名著。圖經而後，即數此書矣。茲特在京重加整裝，編目
補蝕，訂為三冊，寄遞黃山，不僅為山靈生色，亦落葉歸
根之意也。一九五七年國慶後一日成都李一氓記

生亲手为之编目，又加以整理补蚀。此三册内容为纪迹十八篇（属原书纪迹卷十一、十二、十六就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）、纪游二十篇（属原书纪游卷六、八、十、十二至二十一、二十三、二十五）、纪异七篇（属原书纪异卷一、四、纪初卷二）。由于李先生未及与国图藏本相核，仅就残书所编，故卷帙显得零乱，且将原刻纪初卷二的《列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左传》列为纪异。这个残本的可贵处，还在于它有《普门缘起》、《天都社纪》、《纪同缘旧例》、《请如孝长老主持慈光寺叙》等诸篇，可补国图藏本所缺。

至于毕懋康的《黄海序》一文，三家藏本均未见，只见于闵纂《黄山志定本》。闵志经笔者与王佑同志校点，已于1990年9月由黄山书社出版，兹不赘录。

综合三家藏本及诸家序、题词、题记，我们可知《黄海》一书分作五纪，即纪初、纪藏、纪迹、纪游、纪异。其中纪初篇幅不少于七卷，纪藏不少于六十四卷，纪迹不少于二十九卷，纪游不少于三十二卷，纪异不少于八卷，总计篇幅不少于一百四十卷，今实存至少为一百零六卷，各家书目著录和藏本均非全帙，然此书著录为“不分卷”是欠妥的。至于马之骏所云“数百卷”，曹履吉所云“为数五百卷”，可能属潘辑原稿而言。

据刻本各纪中缝下题年代（其中部分为文献内容年代，如纪游卷五《天都盟社词》下署“嘉靖壬寅”、“嘉靖戊申”）和《黄帝内经素问》的目录末附潘跋，我们大体可知该书刻于明万历三十六至四十八年（1608—1620），历经十余年。由于该书篇幅过大，潘之恒晚年家道已经中落，无力付梓。虽则李维桢等竭力号召捐资募刻，实际也未竟其业。清乾隆间开四库馆，据两江总督采进本（实为汪启淑家呈送本），将《黄海》录入《四库全书总目·史部地理类存目五》。其提要云：

考《明史·艺文志》有潘之恒《黄海》二十九卷。此本虽未标

卷数，其曰纪初者八，曰纪藏者七，曰纪迹者十有八，曰纪游者二十有一，曰纪异者六，皆别为之卷，则已六十卷矣。史称二十九卷，未为确数。然其中次第卷数，或有或缺，或参差错互，盖犹未定之稿，不知其止于六十卷否也。……之恒上溯轩辕，采集经传，凡涉黄帝者皆入焉，至以《广黄帝纪》、《真仙通鉴》诸书与六经并列，何其诞欤！大抵以多为胜，而考证之学与著述之体例，则非所讲也。

应该说四库馆臣评《黄海》一书，“大抵以多为胜，而考证之学与著述之体例，则非所讲也”，是符合实际的。但是并不等于因此而完全否定《黄海》的文献价值，《黄海》一书，在黄山历史文献中仍具有独特的价值。

关于黄山的文字记载，最早见于《山海经》；而有文字可考的黄山图志产生，则始于宋代。从宋景祐间黄山祥符寺僧行明首辑《黄山图经》起，宋一代至少有五种之多（今存一种），然篇幅仅为一卷，记载不甚了了。元代有无黄山图志刊行，尚难断定。至明代，可考的也至少有四、五种，今传世的惟程孟辑刻的《黄山图经》一卷《后集》一卷《附新安黄山题咏》一卷和潘氏之《黄海》。两者在大陆内皆为孤本，前者藏北大图书馆，后之藏者如前所述。程孟的图志篇幅无多，惟《黄海》卷帙浩繁。《黄海》中的纪初、纪藏、纪异内容虽牵强附会，庞杂不经，而纪迹、纪游部分却留存下大量的黄山文献，这为清初弘眉志、程弘志志，闵麟嗣志，积累大量可贵资料。以闵志言，其中仅录潘之恒文达二十一篇、诗八首，而于明代山史记载，更是大多取材于潘书。闵氏称它“咸采无遗，盖山史之变体者”；毕懋康称其“考之图书，求之志录，集千家万户之言。富矣，山之观备矣”。所以《黄海》一书，对于保存和传播黄山历史文献是功不可没的。

注：

①明王世贞《弇州续稿》卷五十四《潘景升东游诗小序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天津图书馆